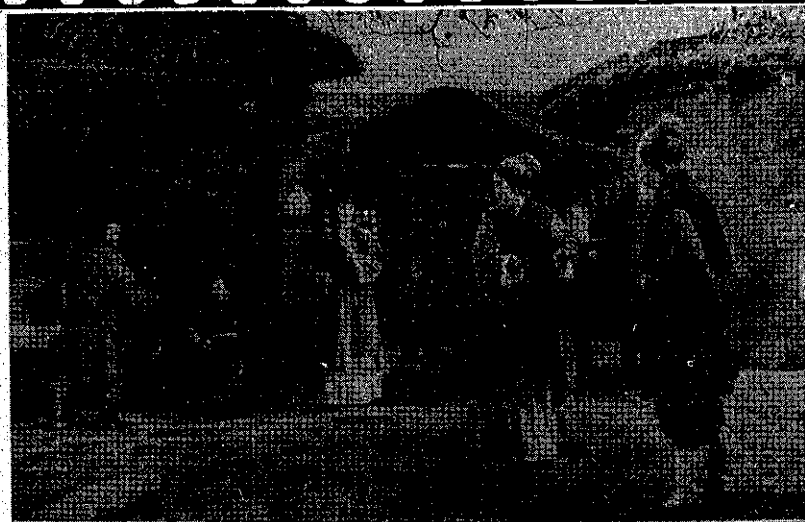


# 「秋決」給當前國產影片帶來了什麼



在「秋決」上映期間，各大報章雜誌均有詳細的影評性文章出現，幾乎所有臺灣文藝界及電影界人士都會為此片說了不少話。所以本文對「秋」片在內容和技巧上的問題不擬提出論述，僅以此片在叫好又叫座之餘，冷靜地對「秋」片的上映，到底給當前的中國電影，帶來了什麼樣的啓示與困擾，做一個粗淺的探討。





## 帶給中國電影工作者的

二十年來的國產影片，到底給中國電影交待了什麼？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電影經過半世紀的研究與發展，到現在它已不再是純粹的商業品或娛樂品了，它不但摻入視覺及聽覺藝術的成份，而且更是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和經濟的成就。中國電影在二十年來，由每年出品一部（五十五年度）增展到一百六十三部（五十九年度）的鉅額，其突飞猛進的成績，實是令人欣慰不已。可是儘管如此，中國電影內部却始終都存在着一種可悲的現象；絕大多數從事電影工作人員，都抱着以電影發財的想法，無形中因而壟斷了電影事業正常的發展；尤其是設立在香港的邵氏公司，最是起帶頭作用的禍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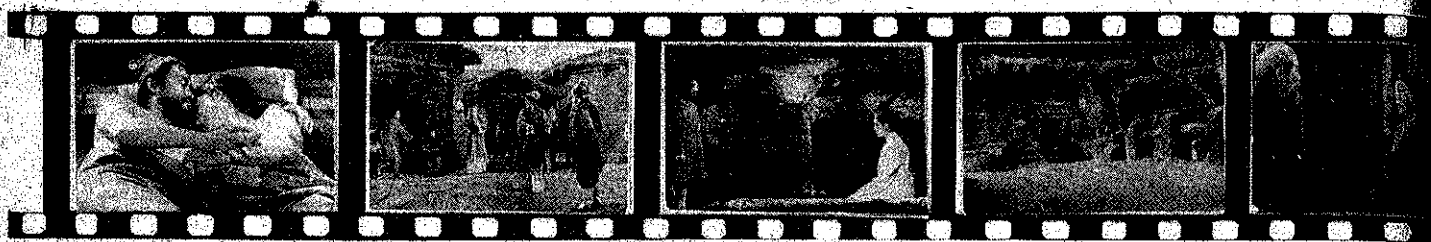
近年來由於電視業的蓬勃發達，已使得一些技窮的製片人和導演們紛紛走向流血與暴力傾向的殘忍電影；於是數不盡的武俠片，拳打片一時充塞於整個國產片園，而一向不與觀眾妥協的李行，在此時推出他的“秋決”上映，無異是給當前趨步不前的中國電影，打了一針強心劑。雖然“秋”片的成就尚差強人意，可是它畢竟給腐朽的中國電影界證明了一個事實——並非製作嚴謹的影片一定不為觀眾所迎納的。並且也為奄奄一息的國產片，帶來了一線生機。

**“秋決”的製片** 製片人胡成鼎在“秋決”拍攝時，曾這樣說過：「我們盡全力來拍“秋決”，我敢在所不計，但求問心無愧；過去幾部電影的盈利，現在全部孤注一擲，投資到這部片子裡，我們希望以此來喚醒臺灣港電影界以商業為唯一目的的錯誤觀念。」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無畏精神，實值吾人讚佩之至，更令現今一般電影製作人所汗顏。國產影片的製作人除了會盤算電影盈利和製造绯闻外，簡直一無是處：他們捨不得為電影藝術多花一文錢，所以才會造成今日國片的危機重重。

**“秋決”的導演** 在如多如雨後春筍的中國導演行列中，李行確屬罕有的認真工作者，“秋決”的上映雖然帶給他個人無數的美譽，可是這並不意味着他的電影生命已達最高峯；相信以他那份對電影抱着狂熱的情趣，在往後他的電影生涯中，比“秋決”更出色的片子將是一部接着一部。李行在

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後，即立志拍攝對得起“電影良心”的影片，他不斷地企圖將中國電影帶到一個較為肅而富建設性的地位上，可是，“貞節牌坊”“路”及“玉觀音”所帶給他的却是一陣陣的觀眾白眼。觀眾極力排斥他的結果，並不使他氣餒；在這影業不景氣的時節，他毅然決然地拍攝他的理想——“秋決”，所幸這次的口碑及票房總算讓他出了口氣，同時也給時下醉心於百萬頭銜的渾頭導演們做了個立竿見影的榜樣。當“秋決”殺青時，李行曾很“天真”得說：「有人勸我既然放眼國際影壇，不妨在題材上講究些，順合西方影評人的品味，我認為不必；我忠於我的良心，不會為任何外間的尺度所改變，日本的“羅生門”拍攝當時何嘗想到來日會揚名世界？一個人順着自己的意思全力以赴，自然會遇到知音！」就是要有這樣“傻勁”的導演，那麼中國電影才能突破重圍。雖然“秋決”的成就並不足以顯示“中國羅生門”已誕生，可是欲使“中國羅生門”能及時產生，“秋決”無異是帖十分有效的催生劑。

**“秋決”的編劇** 張永祥的劇本一向為人所詬病；格調緩慢，陣腳欠穩及對話太不生活化，是其編寫劇本時常犯的毛病。然而他在“秋”片中的穿針引線和字句的斟酌，都是相當出色的。可惜在影片中，他嚴重地患了編劇上的大忌；觀眾可發現那位書生一直被逼着“唸”出本片的主题——「人一生下來就註定要死，早死晚死是由天作主，由不得人；可是死要死得光明磊落，是由人作主，由不得天。」這是“秋決”的一大敗筆。大凡一部富有意境的影片，應盡量避免把它的主题直敘化，能含蓄處就不該處理得太露骨；至於主题的點現，則須由觀眾在導演出色的安排中去領悟得知，方才是影片的高明處。倘若牽強附會地強迫灌輸給觀眾，那麼這個編劇就該打十大板屁股了。讀者諸君切莫小看這個問題，這不但是編寫劇本的難處，而且也是往後中國電影起死回生的關鍵問題。一個劇本的好壞，常常都是決定影片成敗的重要因素；當前中國電影却做着開倒車的工作，他們往往對一個編劇的重視沒有比捧明星來得重要，甚至一個演員的酬薪，常常凌駕於編劇費的數十倍！也由於這種編劇酬勞的微薄，致使今日國片的劇本呈現得貧血異常。故早日提高編劇酬勞，重視編劇地位，以及劇作家對於劇本合法版權的爭取，都是刻不容緩的。如此對國片水準的提高，方才有積極的



助益。

**“秋決”的服裝及道具** 大凡一部歷史劇或古裝劇對服裝、道具和佈景的處理是必需十分考究的，才不會有陰差陽錯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覺。李行在本片中對些細微小節講究，不但別具所心，而且小至連室內的裝置與擺設都有使人耳目一新的舒服感。國片對古裝戲的拍攝，往往都疏忽了這點的重要性；隨便架個畫棟雕梁的樓閣，庭臺，再加上一些點綴性的水池，古樹，演員們都穿上“古裝”的服飾，很容易他即組合成一個導演自以為是的“古裝片”。日前曾觀賞一部由邵氏出品的武打片，只見片中的兩個男主角武功非凡，一個穿着民國初年的長袍，另外一個瘦個子居然穿起現在流行的高領襯衫和線條喇叭褲！這種不倫不類的「奇裝異服」，實是扼殺中國影片的根源。蓋電影的時間和空間的表達是有限的，若操在一群體認不足且知識低落的導演手中，則影片的真實及價值便等於零。另外電影和人生的分別，在目前的中國電影中，也着實有待更進一步的調和與配合。

**“秋決”的配樂** 「秋決」的配樂對全片一氣呵成的氣勢，實是功不可沒的；可是在海報上配樂者的姓名却是日本的齊藤一郎！這個嚴重的問題並不是現在才有；早在國片產量遞增的時期，便有一大批日本的導演，美工和技術人員湧入臺灣，使電影界濛上一層陰影。在原則上，只要是中國人，都反會對一個外國人侵入我們的影業界，因為一個外籍電影工作人員，畢竟沒有真正接觸到中國文化，所以他們製作出來的影片，當然不如中國人那樣深刻地了解中國生活習慣。話說回來，今日中國電影從業人員由於一向都本着“師徒相傳”的作業精神，故其落伍的製作技巧，早需淘汰！為了防止外國藝人的“文化侵略”，也只有及時改進本身的缺點，方能防止他人的剝削。

**「秋決」的演員** 本片的演員大抵說來均很稱職，唯歐威的裴剛顯得有點牽強，以他那股暴虎馘河的蠻勁，一點都沒有自小被寵壞而任性異常的徵象；裴剛一出場便口口聲聲叫嚷着：「我奶奶會把我弄出去的！」倒令觀眾感覺到有點突兀。飾演老祖母的傅碧輝光芒四露，對於喜怒哀樂的流露都十分適中，是位難得的好演員。唐寶雲特從美國趕來助陣，她的溫潤雅態，真是中國女性最得體的寫照。不知遠從美國請她來演蓮兒一角，是否有票房上的號召因素？倘真如此

，那麼這無異是助長了現今中國電影不良之風；國片由於市場狹窄，其影片製作費大約那在二百萬上下，可是在這明星制度的壓迫下，常常一個演員的報酬便佔了三分之一強！試想那還有錢拿來作為影片在藝術上改進揣摩？所以中國電影若想有朝一日揚眉於世界影壇，那麼這種腐舊的明星制度便非去除不可。

## 帶給文化局的

“秋決”在未上映前，誰也沒料想到居然會博得輿論界一致的好評；並且各大報章、雜誌在其放映期間更屢有讚美與評論性的文章發表，兼而造成了聯映“秋”片的兩家影院足足維持了七十多個放映天。毫無疑問的，“秋決”確是幾年來國片中較為出色的作品，可是有關方面負責輔導國片的文化局到底對它“輔導”了什麼？除了當時由於輿論的嘩然臨時發給一張十六開的獎狀以資表揚一番外，我們並沒有看到文化局有任何書進步的“表示”。

文化局自成立以來，就只拿着一本民國四十七年修訂的“電影檢查法”替中外影片大動剪刀之外，對國片的輔導根本甚少聞問，幾乎採取一種任其自生自滅的放任態度，而才有今日國片裹足不前的停滯現象。凡是一部製作認真的影片，在其拍攝前多少都是冒賠本的風險而作孤注一擲，如果推出上映後，片子不但不賣錢，而且又得不到有關當局的嘉獎或表揚，那麼誰還敢大膽地攝製高水準影片？

義大利電影在今日世界影壇是首屈一指的，為什麼他們在戰後一片廢墟中居然能造就出像維斯康提，費里尼和安東尼奧尼等出類拔萃的一流導演呢？追究其因，這完全是得利於義大利政府當局的一套電影輔導法。輔導法中對所有義大利影都院有一項嚴格的規定，即在一年之內，每家戲院必需放映義大利國產影片三個月；而在這三個月中，又得有廿八天上映經由“部長會議”評定為俱有技術、藝術、文化或觀覺上有相當成就的影片，凡是入選的影片另外並發給四千萬里拉的獎勵金，其中百分之七十給予製片人，百分之十給予導演，百分之二十給予編劇。有這樣周詳完密的保障法規，無怪乎義大利電影蒸蒸日上！

據聞文化局將有擬定電影大法之議，如能仿照義大利的辦法實施，這對中國電影來說，不能不說是一項福音。如果



有了這些保障性的明文規定後，便可提高製片人投資巨額拍攝藝術電影的興趣。因為像義大利的純藝術影片，雖在票房上沒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只要推出的影片能獲“部長會議”評定為在“技術、藝術、文化或視覺”上有相當的成就，則不但可領取四千萬里拉的獎金，而且政府當局還為你安排戲院的優先上映；所以只要文化局有一套完整的電影輔法，那怕沒有高水準的國片出現呢？

## 帶給不看圖片的觀眾的

“秋決”何以能延續地放映那麼多天？這其中除原本國片的“基本觀眾”都來捧場外，另外招徠一大批“不看圖片的觀眾”的觀眾，也是促成“秋”片欲罷不能的一大因素。

據非正式統計，臺灣一千數百萬人口中，經常看電的約為三分之一，在這三分之一裡面，看國語片的觀眾至多只有一半；也就是說，國片的“基本觀眾”充其量不過兩百萬人左右。而這兩百萬人裡絕大多數為中年以上的中下階層人士，另外加一些中學男女生、勞力階層、理髮師和舞小姐、酒小姐們，而一般知識份子大都採取不屑一顧的姿態。在大多數的觀眾中，既然均屬知識低下的階層，那麼拍攝較藝術性的片子誰來看呢？這是個很簡單的道理，而且也是一些有抱負，有理想的導演所顧忌的，於是才會有今日中國電影的混亂局面。

如此說來，中國的知識份子真的對欣賞電影的能力那麼高嗎？我想這個答案是否定的。就以現在就讀在我們學校的同學而言，真正能找得出對電影的鑑賞力達一般標準者（以電影先進國家的一般觀眾水準為基準），相信是少之又少的。當然，我們這群在教科書壓迫下成長的青年們，論I.Q.絕不會比不上人家，可是現代電影藝術牽涉之廣濶，並非天天只會啃着教科書的“知識份子”所能理解。此外我們也可從大家所喜愛的電影上略知其程度；一些已經老得不能再老的“文藝片”（諸如“寶華尼車”、“傷心淚盡話當年”、“無情荒地有晴天”之類）重映，常會造成莫名奇妙的轟動。在這些年老株黃的片子裡，非但運鏡呆板（有的甚至比較先進的國片還不知），而且一味地以“說故事”的手法貫穿全片，到頭來不是有情人終於苦戀成功，便是男主角或女主

角慘遭不幸的結局；它們常會把現今被視為“知識份子”的觀眾感動得痛哭流涕。要是真的够水準的外國影片上映（如“慾海含羞花”、“戀愛中的女人”等），“知識份子”們却搖着頭說看不懂；就憑這幾點，你能說他們的欣賞水準高嗎？

當然，目前的國片大多數粗製爛造也是造成知識份子不願前往觀賞的一大因素，可是不很難譜的國片也並非沒有。若是常擺起撲克臉孔對人說：「哼！我從來就不看國語片。」則這種態度是要不得的；要知真的對電影有良知的人，除了觀賞外國影片外，對本國電影也應表示關心。如果有一天國片能拉攏這些觀眾，那麼中國電影就有希望了。

## 帶給 進軍世界影壇 的

我們只知道為少棒奪取世界冠軍而驕傲，殊不知如果有一天我們的電影能在奧斯卡或者坎城，威尼斯影展上得獎，則到時中華民國所受到的重視，將千倍、萬倍於少棒的奪魁。故進軍世界影壇是中國電影的極終目標，而且也是當前國片所應致力追求的。

或許有人會說，如“秋決”這種使中國文化價值再認與復興的影片，是足以進軍世界影壇的！至於能否進軍世界影壇的事實，我們無法也不願妄加斷言。可是在這裡面却存在一個問題，就是以“秋決”的這樣題材，似乎過份地強調了中國傳統的古老文化背景；這種題材無法包容於全人類性；為了“傳宗接代”把一個閩女送進一座如此“開放性”的監牢中，和死囚結婚生子，這在外國人的眼中，無異與我們在觀賞“世界風俗奇觀”時的心情完全一樣，除了有一份不可思議的驚訝外，相信其所得的掌聲是不多的。

今日世界電影有一種共同流向，即影片內容一定是符合人類共同情意的，而說出大家想說的話，方能得到大家的重視；如果捨此而在一些偏狹過氣的往昔生活背景上雕琢賣弄，則不能得到國際青睞的。